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
CHINA TOURISM NEWS 中国旅游报

九仙今已压京东

□ 盛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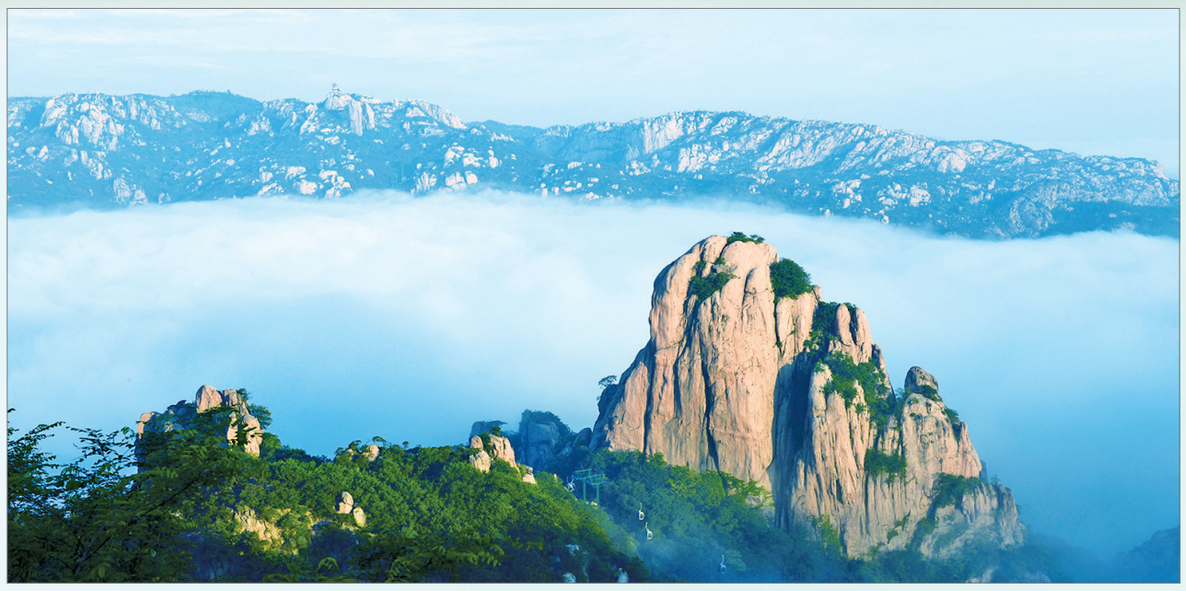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五莲的九仙山，素以“奇如黄山，秀如泰山，险如华山”而著称。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多次游历九仙山，并写下“九仙今已压京东”的诗句。作为苏轼的“铁杆粉丝”，前不久，我慕名到九仙山一探“仙”容。

我们从莒县出发。天阴着，云一朵接一朵，蓄满了水汽。深吸一口，五脏六腑似都被淘洗了一遍。这里靠海，海风徐徐吹来，带着腥润的气息。

车子不知蜿蜒前行了多久，终于停下来。一抬步，似乎闯进一个绿色的屏障。满目的绿啊，绿得张扬，绿得杂糅，草绿嫩绿翠绿碧绿墨绿……绿密密占领了九仙山。而一些奇峰怪石，就从那绿中钻出来。有的像一只鳌驮着乌龟，有的像一只犬凝望着天空，有的如灵猴蠢蠢欲动，有的似骆驼朝天而呼，还有两块巨石紧紧偎着，如两位热恋里的人……这些奇峰怪石，一定受过火山、地震等多种力的淬炼，方涅槃成如此美景。视线从一座峰，望向另一座峰，迟迟挪不开。忽地，就听到一阵哗哗的水声。声音越来越响，似乎在你的脚底。心下好奇，低头去寻，沿着一丛丛绿，却寻了许久，方看到绿豁开一个口子，一汪水活泼泼地跃出来，唱着歌，奔向前方。继续前行，蓦地又听到一片水声，比刚才的沉稳、浓郁。忍不住又去寻。它却离得近些。这是条大水，宽宽地、气定神闲地奔着。我们忍不住发出惊叹，它全然不理会我们的步伐，继续着自己的脚步。在山间行走，总能时不时听到水的喧鸣。朋友笑着说：“九仙山最大的特点是‘地中山、地中潭、地中瀑’，那绿崖间的瀑布，你还没见识过呢！”心下便有些欢喜，又有点惊讶，九仙山，果真是藏着不少宝贝。

这山看着不高，爬起来却挺吃力，不一会儿，走出一身汗。只好歇住脚，稍事喘息。一仰头，见一只巨石“靴子”立在前方高处，仿佛摇摇欲坠。这是谁的靴子呀？如此巨大、沉实！有人说，这是铁拐李的靴子。当年八仙路过此地，见这山荒芜，便和山神一起栽花种草。铁拐李用靴子到东海取水浇花，短短几天，九仙山便变得绿意葱茏，百花炽盛，而铁拐李却不小心遗落了那只靴子。铁拐李丢了靴子，九仙山却得了不少好处，此地成了一个著名景点，不时有人过来瞻望。古时人们相爱相交，往往取下心爱之物赠予对方。八仙如此喜爱这座山，留下一只靴子，也并不为过。

继续前行，回眸，还在想着靴石。苏轼一定也是见过这块石头的。他弟弟苏辙在齐州任上，写信向兄长夸赞山东的好处，远在杭州的苏轼便动了心思，上书请求皇帝把自己也调到山东，最好离弟弟近一些。就这样，他被调到了密州。苏轼一来，便被山东的山水迷住了，尤其是九仙山。他打马山间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写下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；他登上亭台，看鸥鹭翩翩，青烟袅袅，写下《江城子·前瞻马耳九仙山》；中秋的深夜，他望着一盘明月，无比思念弟弟，写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；山下卧榻，他梦见亡妻王弗又来到他跟前对镜梳妆，写下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；他夜宿九仙山，感觉像在桃花源里，梦醒看到一钩新月如冰轮，旁边伴着几颗疏星，写下《宿九仙山》……苏轼一定是把九仙山的山山水水踏了个遍，爱极了它，才写下如此多的篇章。其实，来这之前，他早已游过四川、陕西、杭州等地，那里的山水都不赖，可一见到九仙山，他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沦陷了。



九仙山云海 九仙山景区 供图

越往里走，越能发现九仙山的好处。凡以“仙”为名的山，大抵不会让人失望。空气愈加潮润，鸟鸣也愈加热闹起来。喜鹊、斑鸠、蓝翡翠、黄莺、金腰燕、伯劳……叽叽啁啁，混杂在一起，难分彼此。金鸡菊、紫薇、茉莉……各色花儿摇荡在山间，使得山色更加清丽、迷人。在九仙山居住，真个是有福气的，看山花，饮山泉，食山果，病了，还可以采山药。可惜苏轼在此只待了两年，就被一纸诏令调到了徐州。长期享有此等福气的人，恐怕只有那位“围魏救赵”的兵神孙膑了。

往前见到一个清潭。一些荷花粉腮绿鬓，亭亭立着，衬托着身后的山林。蜻蜓如小直升机，巡视着这片领地。偶有小鸟划过，藏到叶间。不少画家支着画板，正在沉浸地写生。我们经过，他们浑然不觉，似乎已在优美的景色里入定。

听说到了冬天，还有一些人不畏严寒来此写生。大约此处的景致，别处很少见到，此处的氛围，也与他处不同。

继续前行，我们要去拜望孙膑。孙膑在此隐居著述，设馆收徒。他与苏轼，一个兵祖，一个文杰，在此交汇，使九仙山有了文韬武略的厚重。

经过一棵树时，树上忽地窜下来一只灵猴，使劲掰我们的手，抢我们的桃子。它得逞了，龇牙咧嘴，跳到一旁的树上，边瞅着我们，边大口咀嚼。孙膑仙逝了，苏轼走远了，猎人和樵夫也不见了身影，淘气的猴子成了山大王。

抱犊峰前，就是孙膑书屋了，这是孙膑亲自选择的隐居之地。经历桂陵之战、马陵之战后，孙膑急流勇退，到此隐居。虽说同窗庞涓百般嫉恨孙膑，设计挖走了他的膝盖骨，却一点儿没能阻止他在军事上的鲲鹏展翅。相反，庞涓自己却在马陵殒命，留下了心胸窄仄的坏名声。孙膑为什么选择在九仙山隐居呢？仔细想来，此山位于齐长城五莲段之阳，便于防御，环境优美，人迹也少，最符合他的心愿吧。孙膑在此盖了3间石屋，专心读书、著述。不过，山上的荆棘可真不少，每每挂住他的衣裳；那些青蛙也“呱呱呱”的，似乎要和他讨论兵法。孙膑长叹一声。那些棘子和青蛙，居然似读懂了他的叹息，从此齐齐闭了口舌，九仙山一片安谧。孙膑写就《孙膑兵法》，永传后世。

3间石屋敦敦实实的，依然矗立在那里，见证着世间风云。石阶很高，长满苔藓，光滑，厚腻。孙膑在此遥望九仙山，尽揽天下局势。他虽隐居了，还是有不少慕名拜访的人，齐王也不顾坎坷，多次跑到石屋求教。一定程度上，九仙山成了齐王的书桌。

攀上长长的石阶，走进书屋，只见“孙膑”凝眉肃目，嘴角微扬，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，仿佛他的心里，又有一个妙计产生。

抱犊峰旁，有一处泉，汩汩淌着，十分奇妙。掬一捧，清冽，甘甜。多少年来，它就这样不疾不徐地流着，无论如何干旱，从没有停止过。不少人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找它的源头，却以失败告终。于是，人们称这泉为“天泉”。大约上苍见孙膑隐居在此，惜他是经世良才，故而降下甘露，供其取用。

下山时，云重了起来，雨点淅淅沥沥洒到脸上，一片畅然。雨中的九仙山葱葱莽莽、温温润润的，似又多了几分仙气。

名山之中，像九仙山这样毗邻大海、耸入九霄的，可真不是很多。海风远远吹来，一日一日，沁染着它。海的胸怀是宽广的，山的襟抱是厚重的。山中夹杂海的气息，而海面也时时倒映出山的影子。山海便这样相依，亘古如斯。这种气魄和襟怀，滋养着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或许正因为此，苏轼才能一改词坛靡靡之风，以长风皓月入文，启豪放派的先河。而孙膑也洋洋洒洒，一气呵成兵法89篇、图4卷。

山与水，在时光中永恒；人与文，在历史上独树一帜。

远远望去，那些各具特色的山峰，在雨雾里隐隐约约，不言不语。它们身上，长花，长草，长日月，长海洋，还长数不清的年年岁岁。

秋令白露

□ 木槿

“白露暖秋色，月明清漏中。”秋夜，露珠点点，月色皎洁，时间的暗流，汩汩滔滔。朦胧中，秋夜有一种冷艳之美。秋夜之色，如声声笛音，清冷、悠远，令人怅然。

白露秋色，雍陶所写不过冰山一角。翻过处暑的肩膀，就是白露。秋色，是一点点染上去的。白露时令，正在蓄谋一场起义。它风平浪静，并不急着把热气赶尽杀绝，不计较它们在正午的片刻狂欢。天下锦绣、五谷丰登，已铁板钉钉，是迟早的事，白露心里自然有数。

立秋不是秋，秋在处暑后。真正的秋，在白露节气里。

天高云淡，秋水长天，再不是夏天的梦幻。恬淡成了天空的底色，就如一个人，轰轰烈烈后，渐渐静下来。这时，随便一抬头，总能看见大雁，沿着暖的路径，一直向南。心里踏实了，像生活有了方向，不再迷茫。

风的流动，再不需要一把羽扇。一大早，它扬起手臂，把积攒了一夜的凉气到处泼洒。失了色的荷花独立于水中，更添凉意。幽深的树叶间，再不会集满蝉声，蛐蛐的鸣叫一声两声，跟秋唱和。它们隐在草丛中，不见身影。

早晚寒凉，湿重。晨练的大妈刚出门就折回去，风给她传话：一早一晚，要添衣加裳。灯光下，棋迷大爷们也仅杀一盘，就草草收兵。寒意会乘人不备，铺天盖地，他们的老胳膊老腿，经受不住。

白露节令，室内不冷不燥，无须暖气，不必空调，最是读书好时机。一盏灯，一杯茶，一本书，菖蒲的清香丝丝缕缕，不觉几小时已过。偶听得风吹窗声，窸窸窣窣，疑有古人探访，待走近一看，哪有什么古人，不过是几片落叶而已。秋意入心，好一阵惆怅。

城里的秋色，浸肤入心，更多的在于身体的感知。斑斓才是真正的秋色，它们铺满山峦，遍布田野，盛大、壮阔，呈燎原之势。

银杏树，将黄未黄，天生的贵气已见端倪；枫树的叶子上，像涂了朱砂，火火一片，耀人眼目；蒹葭苍苍，芦花举着胜利的小旗，在风里荡着秋千。草失了筋骨，花掉了色，沙棘树上，挂满了点点红果。山多像一块天然的锦布，油画的质地上，色彩堆叠、错落、交融，给视觉带来冲击感。笔落的瞬间，色彩各自有了归宿，像游子回到了家，心不再漂泊。

秋令白露，用五谷丰登的热情，奏响了田野的乐章。人还未到田野，习习秋风已把丰收的秘密泄露。嗅一嗅，香，再嗅一嗅，还是香。果的，瓜的，谷物的，蔬菜的，饱满浓郁，热烈而不退缩。果挂树枝，瓜悬藤蔓，高粱举着火把，玉米长了胡须，谷物一脸谦虚地弯下腰……田野像待产的孕妇，挺着肚子，一脸喜悦，随时准备分娩。收获的好，在心里，波浪翻滚。

白露节气，作为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，对于时间的公平划分，并无怨言。可农人就不这么想了，秋收播种，打谷扬场，一样赶一样，哪一样不耗时间？不费工夫？人不能分身，手就两只，心里难免长出愿望的触角：白露时节长一些，再长一些。可节令的时长秩序不会改变，就像人留不住青春一样无奈。

经营茶的文友，送我一罐茶，说是白露茶。白露茶，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。茶幽深、沉静，带着经历风露过后的色相。我沏一杯，水落茶舞，香敦厚绵密，袅袅不绝。呷一口，甘醇悠长，令人回味。

一壶白露茶，喝着喝着，日子就爬过了一截。某一日，我在小区院子里散步，不经意间，就看到桂花树上碎碎的小花，星星一样缀着，黄灿灿一片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不过几天光景，就叽叽喳喳，开成一树了。

人闲桂花落。楼下的奶奶坐在桂树下，闲坐，也等风。风一来，桂花就落下，她走过去，蹲下，一朵一朵捡起来。她说，要拌在红糖里，做馅儿，打月饼，上海的孙女爱吃。听着，人心里有暖，缓缓地，竟如小溪般流淌。

白露暖人心。爸在乡下院子，侍弄了一块菜地，一年四季，生机盎然。每年秋天，红薯成熟，总不忘给我留一些。一进白露，妈就打电话，一个接一个，催我回去拿。乡下，有白露吃红薯的习俗。妈说，白露红薯，吃后胃不酸。我胃不好。

有一份惦记在，再冷的秋色，也有暖意。

行走在大陈岛

□ 赵佩蓉

我是在初秋的一个阴天，走上大陈岛的。

大陈岛雄踞在浙江台州东南的东海上，奇峰罗列，怪礁嶙峋。这些历经洪荒亿万年的岩体，大多呈红褐色，有如鼠吞食的，有一柱擎天的，有累累欲坠的，一律是无人过问的荒疏和泼野。

在上大陈，沿着石阶往海滩走，越走路面越窄。忽见右边怪石飞突，崖顶方正，形如高冠。驻足审视，剑目隆鼻阔嘴，历历可辨。路旁竖一指示牌，上书“将军岩”。往前走几十米，又见一崖独立，形体瘦削，曲线曼妙，女子形象惟妙惟肖，即“渔女峰”。两岩相对，作深情凝望状，惹人生起很多浪漫念头。王维论山水时说，主峰最宜高耸，客山须是奔趋。这两崖，都是与天地自然抗衡后形成，俱高耸，不见奔趋，更无依附，是性命相知的独立和笃定。将军岩庞大，渔女峰婀娜。将军目视前方，渔女流盼应和。人间的情谊，是这样磅礴，深厚到以生死相交。

在下大陈，惊见峭削的两屏壁石，森森然逼过来，形成一深峡。两崖跳纵，形如虎跃。那峡并不阔大，宽不逾丈。瘦瘦一脉水，为两崖夹束。水流难以恣肆，碎银纷至沓来，滔滔汩汩，仿佛只是意念中的蠢蠢欲动。《道德经》上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诚然，一滴之源，可惠泽万物。一瓢之饮，可知四海风涛。应该有鱼群在底下往来翕忽，叠合成生命的洪流吧。汪洋蓄积，竟然是这样的不喜不怒，静定无痕。

岛上漫步，拉开视线，远涛近礁，都在上午的薄阴里，隐隐又像浮在云朵上。汪洋之上的天空，有云影很缓慢地流动。洋面开阔处，岛小者如青螺，大者如卧佛。万吨远洋货轮的影子，越来越分明。真是天地浩荡，只觉长天阔海，容得下人间一切悲喜。

常年囿于小城的我，活动半径非常有限，对云的认知大概仅止于云是水汽的凝结物。殊不知，野云飞渡，山岚飘腾，曲曲袅袅，极尽变幻之情态。那日晨起，大片不定形的层云快速飘移，堆积成密实的积云，直向海面压下来。洋面上雾气甚重，灰蒙蒙一片，岛屿、灯塔皆隐了形体。风起，云涌，一种静默的力量向我们昭示着自然的神力。

只眨眼工夫，风流云散，晴光历历。《陶庵梦忆》所述“浮浮冉冉，红紫间之”，成为最直接的视觉经验。眯起眼睛，以仰望的姿势对着远天和流云，阴暗已经陨落在视野前方，晨光慷慨地铺展在汪洋上，聚焦成半透明的金属质感。大片大片的空旷里，海水沿着一定的轨迹大规模流动，形成界限非常清晰的洋流。须臾间，金光四射，灼人眼目。大美无言。被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震慑，也算是我对大自然心甘情愿的臣服吧。

置身于地域宽广而相对疏离的海岛，自由和想象就会无限拉伸，源源不断地吸纳令人身心安静松弛的物质，滋生出对自然和生命的依恋。

岛上潮湿，石阶表面往往“咕吱咕吱”冒出一层暗绿色的苔藓，毛茸茸的，像是给大地披了一件生动的外套。最常见的小野菊，星星点点的青白色，点缀在山野。它们脚下踩着最卑贱的泥，每一天都在隐秘地生长。它们并没有对突然的降温俯首帖耳，还是铆着劲吐露着蓄积了长长一个夏天的蓬勃与野性。它们叶子疏朗，花朵轩昂，沉浸在生命飞扬的盛大喜悦中。它们并没有光洁无瑕的精修脸，也缺乏养尊处优的富贵气，绝不可能挤进中国园林的高雅殿堂，却是眼前场景里最活泼的生命态度。这种淡定坚韧、不喧不躁的气质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在岛上，认识了芙蓉菊。清浅的蓝绿色，润泽饱和，好像贮存了过多水分。密集的枝条、聚生的窄叶，嵌在光秃秃的礁石上。它们的生长，不受友好的邀约，而是依仗与自然对峙的张力。深水逼岸，巨浪冲刷。千万年的风吹浪打，千万年的潮至汐退，造就了刚硬的海蚀地貌。这些侵蚀岩，残暴地掠夺了天地间的其他色彩。没有阳光的照拂，没有春风的造访，芙蓉菊顶着凛冽的庄严，顽强地留下了生命的璀璨。端肃与野逸并存，苍老与娇嫩共生，我想，这恐怕就是生命的尊严了。

书之岁华，其曰可读。与经受风雨洗礼的植物对视，聆听生命衍生伸展的利落节拍，我被牵引着走进一段沉重的历史。

1955年，大陈岛解放，满目疮痍。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1956年开始，先后有467名热血青年响应“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”的号召，高喊着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！把青春献给大陈岛”的口号，义无反顾地加入垦荒队伍。不难想象，在没有人烟、遍布铁丝网的荒岛上创造出美好家园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。

垦荒队员们曝烈日，抗戾风，住草棚，喝咸水，胼手胝足开垦的园地，并非一劳永逸，台风、洪潮、暴雨都可以将之毁于一旦。他们的泪水、汗渍，凝结在每一棵土豆、番薯上。在大陈岛垦荒纪念馆参观，看到那些烙着岁月痕迹的老照片，颇有感喟。那时候，他们意气昂扬，在荒滩上撒出第一把种子，种下第一行树苗，同时也播下了对生命的真诚期待吧。“堤外浪打浪，岛上粮满仓”，裹藏着垦荒队员风浪里的人生悲喜。功不唐捐，玉汝于成。当年的垦荒队员如果重新走上大陈岛，见到如今的国家一级渔港，回首往事，他们的心潮，一定如潮汛一般起伏吧。怦然的回响中，应该有关于生命的箴言。

白露青螺

□ 胡新波

露凝而白，仲秋之始。鸿雁来而玄鸟归，在群鸟养羞之时，水土湿气升腾，一滴白露凝结。这颗露珠的滴落让大地之色渐浓，也奏响了丰收的旋律，古朴而纯粹。

故乡在鄱阳湖东南岸，是远近知名的鱼米之乡。白露前后，大人们忙着收割中晚稻，或者翻地送肥，为下一次播种做好准备。此时天际疏朗旷远，田埂凉风习习，小娃从瓦房溜出来，在田间地头留下一串串足印。不用帮忙的时候，孩子们风生脚底，到处摸泥鳅钓鳝鱼，幸运之下还会收获胶原蛋白丰富的甲鱼，而我记忆中最开心的，是和表哥阿武在水田沟渠里摸田螺。

白露时节，田螺最为肥美。卷起裤腿，舍了凉鞋，我和阿武在沟渠里摸田螺。摸田螺不需要什么手艺，胆大心细、皮糙肉厚足矣。小小的沟渠里，阿武瞧左边，我顾右边，四眼齐下，扫荡而去。田螺一般附着在石块或水边的泥土上，轻轻一扫，便是三五个“小可爱”到手，当然也要留意可能出现的水蛇、蚂蟥。最怕的还是小龙虾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钳中，红通通的手指头可以让你装上弹簧，蹦跶好一会儿。那年头夜宵摊不多，小龙虾远没有现在流行，可以说是沟渠里的小霸王了。只是在田螺“嘬嘬嘬”“嘶嘶嘶”的诱惑下，我们的一双双小手义无反顾探向沟渠深处。

秋日向晚，金黄的草垛像一块块面包“发”起来了。大人们解下草帽，用灰不溜秋的毛巾擦去脸上的尘土。在井水的浇灌下，古铜色的身躯勃然有力。“回家喽！”大大的身影扛着农具，小小的身影提着田螺。

田螺回家后不会立马上桌，要有养螺的环节，因生长水质较差，田螺体内杂质污物较多。母亲往往会把田螺倒在盆里，蓄满水后点上几滴菜油，撒上一撮食盐。一夜凉风，秋月无声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去看螺，盆底遍是田螺吐出的一些泥沙和小螺。阿武家却不是这种做法，舅妈往往将一把锈了的菜刀插进螺堆，第二天螺儿就爬上铁器，盆底满是泥沙，甚是神奇。

母亲为了干净，往往会将田螺再养上一晚，到了第三天，终于可以上桌了。用斜口钳去螺尾，冲洗后佐以料酒、香料、辣椒高温蒸煮，收汁爆炒，螺香四溢。田螺可汤可菜，还能和土鸡、山药、萝卜一起煲汤。传统中医认为，田螺有滋阴生津、补益肝肾的功效。在老家还有道偏方，将田螺壳烧成灰，调以清油，据说可以治疗头疮。

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肥美的田螺宽慰了物资匮乏的童年，虽吃起来不文雅，但自摸自钳、自嘬自食，别有一番意趣。白露时节，这只小小青螺，穿透了时光，沁凉了心脾。

编辑：李凤 电话：010-85168163 E-mail：lf@ctnews.cn